

仿盧蒐訂

北平楊伯飛粵西得碑記

仿盧蒐訂

北平楊伯飛粵西得碑記

粵西得碑記



光緒丙子
八月刊於
滬上息園

粵西得碑記

北平 楊 翰 伯飛

同治壬申游粵西山水奇奧足供游涉幽窅詭異
不能窮究余素有金石之癖搜討不遺餘力粵雖
古蒼梧地周秦漢俱有舊迹而刻石勒銘甚少通
志所載以晉龍編侯墓輒爲最古余居桂林兩月
徧訪迄無見及者卽唐刻亦多云漫漶無存惟稱
顯慶四年舍利函記以爲褚登善書余舊有拓本
今石亦佚去餘則宋刻而已余褰裳涉足不避風

雨日在峭巖深壑閒屢有所得如大歷平蠻頌摩
崖舜廟碑獨秀山磨崖新開石室記孟簡題名李
渤南溪詩南溪元巖銘李渤畱別南溪詩元晦疊
綵山記元晦四望山記李珣華景洞題名張濬杜
鵲花詩通志所載而人無拓本者又得李渤隱山
摩崖大書深刻竟無人知志僅載入訪碑錄而無
其文其得碑之奇疑有神物導引眞足療我好古
之癖此外五代南漢及宋人之刻雖不能備而有
精神意趣者一一精加璲蠟斯游可謂不負矣粵

西金石文字以龍編侯甄爲最古乃行至蒼梧所得先詳記於篇首通志載甄文云永和六年太歲庚戌莫龍編侯之墓眞書徑一寸許凡金石文皆以營造尺度之墓在蒼梧縣多賢鄉鳳皇山乾隆庚子山陷有隧道如狹巷居民循之入道盡得堂堂之前有石案二上置銅鏡一銅器一類盥漱者堂列三門甄封之其鏡與器皆爲人得有藏其墓甄者甄徑一尺許字在其側案漢晉皆有永和年號庚戌則東晉穆帝六年也是時林邑人范文攻

日南九真交趾用兵莫氏當以戰功得侯然名字
事蹟於史無所考龍編漢縣隸交趾郡吳士燮爲
交趾太守後封龍編侯晉義熙七年杜慧度亦以
交州刺史侯龍編子宏文襲爵莫氏前後百餘年
閒封龍編者蓋三人矣

士氏之先避地交州
慧度交趾朱爲人

蒼梧

志載士燮墓無莫氏墓故人知有士燮而已通志
所載如是余思志成於嘉慶年閒相距數十年耳
當時修志必見拓本行至蒼梧晤門下士施潭生
年少好古屬訪是甄因得見桂林陳象九孝廉時

主講梧郡云曾聞諸許粵樵孝廉云封川人呂竹溪藏有是甄封川隸粵東相去數十里約竹溪來梧初以爲曾見之而祕不告以藏甄也見余嗜古甚篤又經施陳爲之慫恿始述顛末云蒼梧縣夏郢鳳皇邨有余姓者居近侯墓夜見有古衣冠人出懼不敢居築一小舍甫平墓隧道陷中有銅器數事爲鄧方輟孝廉所得隧甄旁皆有字鄧上其甄於謝蘊山中丞卽志所載也迨道光十五六年閒封川溫直卿晤蒼梧陳晴川論及侯墓事晴川

出所得甌以贈遂珍藏之會封川令張某延長沙
徐莘農入幕直卿出墓甌莘農云莫是漢字於是
遂以墓屬之士變矣後莘農應粵東臬使李公璋
煜之聘出所得甌李公遂毅然有修復侯墓之舉
道光丁未十月興工十一月墓將落成居民欲取
墓灰修竈檢得一甌洗見字迹余往觀以錢二百
得之攜歸封川咸豐七年艇匪作亂八月破梧郡
十月破封川倉皇避賊將甌埋於竈下家被焚八
年四月復封川梧郡同治元年始移家歸僦鄰屋

居未知此甄尙存否也余亟合幕客同陳象九駕
小舟隨竹溪由蒼梧至封川廢宅後搜掘之入土
數尺良久始得蓋甄埏埴之物入土久幾化爲泥
矣出示甄含溼氣質漸輒眠之文猶存三客俱宿
荒邨中襲甄以衣幸無損是日余方游準提閣憑
高弔古念此甄不知能見否歸舟躊躇中夜次日
正徙倚閒遠望斜陽影裏有客攜布裹來置几上
則竟得龍編侯甄矣夫數千年古物求一見拓本
而不可得今竟以精誠所結不惟見且得之知金

石之緣古人貺我抑何深也時正纂蒼梧縣志竟宗徐說莫字是漢字之半又疑吳字因莫氏名與事蹟不見於史竟指爲士燮墓案士燮漢封龍度亭侯吳封龍編侯以爲漢則封爵不符以爲吳則豈能書漢甄文明是莫字聞重修墓新甄竟改莫字爲莫字穿鑿謬妄極矣會稽趙氏益甫補寰宇訪碑錄載陽湖呂氏藏甄亦作莫龍編侯甄八分書志載眞書亦誤惟全文十有四字今存只十一字不知李臬使所見甄有全文否自余與梧郡人

反復攷證始定爲莫龍編墓甄縣志亦從此定稿
矣嗟乎數千年古迹藉後人以傳旣傳矣而姓氏
譌舛使人知有是官爵而不知有是人則傳反不
如不傳非好古者深思而詳辨之人第知有士龍
編而無莫龍編雖舊志載莫氏而新修墓甄閱千
百年亦已古矣有人得之荒煙蔓艸中摩挲攷辨
更有以謝志所載爲失攷者而莫氏遂竟不傳矣
況邑乘新修又宗徐說耶設余不至蒼梧則不得
見呂氏所埋之甄非誠求則呂氏亦不能以甄相

贈日久消磨甄文莫字無從指正雖有疑爲莫者
亦孰從而信之獨怪呂氏置甄於廢宅賊退後十
餘年置之不問必待余來訪而始出又不自靳慨
然相贈於修纂縣志之時使得存其真而辨其妄
則莫氏之靈爽實式憑之亦非篤嗜者不能與之
訢合也擬將此記書一通刻之準提禪院

粵西通志金石次載唐李衛公上西嶽書石在藤
縣解中劉餗隋唐嘉話董道廣川書跋楊士奇東
里集鄺露赤雅俱載之惟朱彝尊曝書亭集以爲

後代僞作其畧云世傳李衛公未遇爲文告西嶽
神意在取天下次則擇主而事若微時預以帝王
自許者然考之史衛公初仕爲隋殿內直長尋爲
馬邑丞唐高祖擊突厥衛公察其有非常志乃自
鎖上急變新舊唐書所載畧同安得於未遇前逆
知爲唐佐命乎其事雖見李肇國史補而告文不
知何人所作其云斬大王之頭焚其廟宇此豈衛
公之言昧昧者從而刻之歐趙著錄皆無蓋近代
作僞者所爲也余至粵西訪金石人輒以此贈且

云拓此不利於縣令是以難得余觀竹垞但以其
事其詞誕妄定爲贋作余諦觀其書亦多俗筆決
非隋唐時字憶舊藏鄧完白山人手書碑額唐李
衛國公上西嶽書真蹟數字亦無考據今見搨本
篆額絕無古茂之意不知完白何以臨之或信手
不經意之作耳此碑文書俱不足取存而不論可
也

萬壽寺卽開元寺桂林梵宇此爲最古余訪舍利
函記來游見荒涼頽廢苔古艸深殘僧出告余曰

此間惟菩提樹猶存舍利記則空贍石函而已余
舊存有拓本未攜至閱通志載舍利函高七寸八
分橫九寸八分中空以盛舍利外四面一刻記其
三刻佛像桂林風土記褚遂良以顯慶二年貶桂
州寺中有所書金剛經乾隆閒尙存爲典史嚴成
坦剷去或疑此函記爲褚公書考顯慶二年遂良
再貶愛州明年冬卒此函爲顯慶四年刻非褚書
明甚記內缺二字首行第一字是維字系旁尙可
辨識余訪之桂林人得見重刻本已失神味此記